

## 第六回 阮學士懷怨進讒 楊知縣登樓報因

且說敬亭持書武昌，見了左良玉遠嘲近諷。說得他心神俱動，就糧之議，大半停止。南京文武，猶懷疑懼之心。遂奏聞朝廷，加他官職，蔭他子侄，又知會各處督撫並在城大小文武，齊集清議堂，共同計議助他糧餉。此不過恐投書未穩，以安良玉之心耳。因而計議諸文武，不論罷職、閑員都有傳單。而楊文驄、阮大鍼諸人亦在傳內，遂各冠帶早至清議堂中伺候議事。哪知阮大鍼懷恨卻奩之嫌，遂生暗害之心，一見龍友便說：「兄可知左良玉舉兵就糧，競有蕭牆人勾引？祇怕左兵一到，還要私放城門，引兵入城，此事不可不作準備。」龍友說：「這話恐未必確，況你我皆係廢員、閑宦，且莫輕言！」大鍼說：「小弟實有所聞，豈可隱秘不言？」

二人正說未了，祇見淮安漕撫史可法，鳳陽督撫馬士英俱到，龍友與阮大鍼以及文武各官迎進施禮。坐畢，史可法問說：「本兵熊老先生為何不到？」長班稟說：「今日有旨差往江上點兵去了。」馬士英說：「這等，會議不成了。倘左兵到來，如何是好？」楊龍友打恭說：「老先生不必深憂，左良玉係侯司徒舊卒。昨已發書勸止，料無不從者。」史可法接說：「學生亦聞，此舉雖然熊司馬之意，實皆年兄之功也。」阮大鍼遂從中譖曰：「這倒不知。祇聞左兵之來，怕是敵同年侯恂之子侯方域略中勾通所致，他與左良玉相交最密，常有私書往來。若不早除此人，將來必為內應，為禍不小。」馬士英說：「有理。何惜一人，以陷滿城之命乎？」

史可法拂然不悅，說道：「這也是莫須有之事，那侯方域卻是敝世兄，他在復社中錚錚有聲，豈肯為此？況阮老先生罷閑之人，國家大事也不可越位亂講，陷害正人以傷公道！」遂起身向眾人一拱，道：「今日之事大概不能議了，小弟告別！」遂忿忿而去。阮大鍼見史可法如此光景，遂恨道：「史兵部怎麼就拂衣而去？小弟之言，確鑿可據，聞得前日還托柳麻子去下私書哩！」龍友遂正言道：「這可大屈了他！敬亭之去，小弟所使；寫書之時，小弟在旁。虧他寫的懇切，怎反疑起他來？」大鍼笑說：「楊兄不知，那書中都有字眼、暗號，外人哪裏曉得？」士英聞言點頭說：「是呀，這樣人做事鬼詐多端，不可不殺。小弟回衙，即差人去訪拿！」遂起身向楊龍友說：「老妹丈，就此同行罷。」龍友說：「請舅翁先行一步，小弟隨後就來。」馬士英與阮大鍼臭味相投，遂並馬而回。正是：

邪人無正論，公■皆私情。

卻說楊龍友見他二人說得投機，必要暗害侯生，遂恨道：「這是哪裏說起？侯生素行雖未深知，祇論寫書一事，何等慷慨。為何反加讒言，誣他為暗勾之罪？祇得前去報信，叫他趁早躲避。」遂徑往李家別院而來。

到了門首，祇聽得裏面吹彈歌唱，甚覺熱鬧，急急敲門。裏邊見敲門甚急，開來一看，見是楊龍友，即報與侯生，這侯朝宗聞說是楊龍友，遂同香君並昆生、貞娘一同下樓相見，笑道：「楊兄高興，也來消夜？」龍友歎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兄還不知麼？目下有天大禍事前來尋你！」侯生聞言，吃了一驚說：「小弟有何禍事？如此惊慌！」龍友說：「今日清議堂議事，阮圓海對著大眾，說你與左寧南侯有舊，常通私書，將為內應。那些當事諸公俱有拿你之意，小弟恐兄有不測之禍，特報知。使兄脫此奇禍，豈為消夜而來？」侯生說：「我與阮圓海素無深仇，為何下這般毒手？」龍友說：「想必因卻奩一事太激烈了，故此老羞變怒。」貞麗聞此一段情節，遂催促侯生，說：「事不宜遲，早早高飛遠走，不要連累別人！」侯生說：「事已至此，祇得遠避，祇是燕爾新婚，如何捨得？」香君正色說：「官人素以豪傑自命，為何作此兒女態！」侯生說：「是，是！但不知哪裏去好？」龍友說：「不必慌，小弟倒有個算計。會議之時有漕撫史可法，鳳撫馬舍舅在坐，舍舅語言甚不相為，虧史公一力分豁。且說與尊府原有世誼，兄不如隨他去，到淮陽再候家信，似無不可。」侯生聞言說：「是哪個史可法？」想了一會說：「是了！史道鄰是家父門生。妙，妙！多謝指引。香君快快收拾行裝，我即刻投那裏安身去罷，但不知史公寓在哪廂？」昆生說：「聞他來京公幹，常寓在市隱園，待我送官人前去！」

說話之間，香君已將行李收拾完備，著人挑出，與侯生攜手。不忍暫捨，眷戀一會，遂即分別，說：「暫此分離，後會不遠！」香君揮淚說道：「滿地煙塵，料難再會。祇願郎君一路平安，幸甚！」送出門來，大家灑淚而別。正是：

恩愛方在情濃際，忽被西風急吹開。

不知朝宗去投史公事體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